

人民空军成立74周年特别策划

与你一起飞

■徐宇迪

在我记忆里，母亲从不过问父亲的飞行任务。可这回有些奇怪，我居然在家庭微信群里看到了母亲询问父亲的消息：“着陆了吗？”

我看了看时间，已是凌晨，母亲居然还没睡。

以前很多人问过母亲：“爱人飞行时，你担心吗？”她向来回答得很干脆：“有啥可紧张的，我从来不操心。”

这晚，她分明放心不下，一直在等着父亲航讯结束报平安。这是父亲军机飞行生涯的最后一天。到今年第三季度，他已达到所飞机型的最限制年龄，由此将告别蓝天。

20世纪90年代，母亲从北方来南方面试航空乘，在一座军民两用机场，认识了飞行归来的父亲。婚后，因为我的出生，母亲放弃航空公司委派出国培训的机会，转而从事地面工作，告别了她热爱的蓝天。听父亲讲，母亲曾对他说：“我知道飞行时要心无旁骛，今后家里的事我来操心。你就轻装上阵，就当是我和你一起飞。”

母亲怀我那年夏天，父亲进行飞行训练时，飞机在高空突发机翼起火报

警。飞机一旦高空起火，黄金处置时间只有几分钟。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火警告警灯仍然闪烁，而此时返场着陆还需十几分钟，一切似乎已经无可挽回。

“那几分钟里，除了处置特情，我想的就是你妈和快要出生的你。”父亲多年后回忆。所幸，那架飞机最终伴随闪烁的告警灯平安降落。事后查明，是报警装置某元器件因夏季潮湿短路，导致虚惊一场。

从那件事起，为了不让父亲分心，母亲把所有的担心都藏了起来。但凡有人问起，她总笑着说：“有啥可紧张的，我从来不操心他飞行。”

后来，我也穿上蓝色军装，步入空军方阵，渐渐理解了父母：父亲飞了多久，母亲其实就“飞”了多久。

“我已平安落地，你早点休息。这多么多年，你辛苦了。”1个小时后，父亲完成了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次飞行任务，在群里给母亲报平安。

几分钟后，母亲的微信朋友圈更新了动态：“这一刻，老徐平安落地，感觉我的心也平安落地了……”

5月，驻地气温很高。战机喷射出的气流卷起了阵阵热浪。爱人文波将转场执行任务，这一去又是数月。

离别，对我们这些“望天族”来说，十分平常。毕竟雄鹰要成为天空的王者，就必须不断经历历练、战斗。因此，我和文波的爱情和大多数军恋一样，甜蜜常常是“线上”的。

文波并不是一个浪漫的人。可直到现在，我们依旧保留着一个习惯——睡前互道晚安。已不记得恋爱时，我是如何“矫情”地迫使他说出那些肉麻的话。但每晚固定的问候，不经意间成了平淡生活里有灵犀的浪漫，也是无数个他夜间飞行后给我报的“平安”。无论我们身在何处，只要有这句“问候”，心底就格外踏实。

因为选择文波，我选择了一路奔赴。大学毕业后，我离开了东北老家，放

弃了稳定的工作，追随文波的脚步一路南下。后来，我特招入伍成为一名军人。

我最初的工作有一部分包括新闻宣传。有时，我在跑道一端架起镜头拍摄，想到文波的日常训练也是这样，觉得每一架飞机都无比亲切。

文波是我的爱人，也是带我熟悉飞行的“老师”。今年初，我尝试转型新闻宣传工作。一开始，我不懂飞行，看不出门道，很难写好稿。万事开头难，能力不足就靠学习积累。文波叮嘱我，遇到飞

行训练的专业知识，有不懂的就问他。

遇到疑问，趁文波有空，我就打座机请教。每次挂电话，我会说声“谢谢”，引来同事调侃：“跟自己的爱人也要这么客气吗？”我说：“当然了，跟‘老师’请教当然要礼貌。”

我做过文波的“学生”，也当过文波的“老师”。一次，文波受邀到上级机关授课，这让他犯了愁。平时给飞行员讲“专业”，他总能侃侃而谈，可现在换了授课对象，他一时不知从何讲起，于是

向我求助。

“如果你把飞行理论直接搬上讲台，那么大家一定觉得晦涩难懂。要形象生动、由浅入深地讲，效果才好。比如讲飞机性能，可以和其他机型比一比；讲战术战法，用著名战争或者实战演习做案例……”那几天，一有时间我就陪文波反复打磨授课稿。

授课结束，文波的一位“听众”特地给我打来电话：“文波的授课非常精彩，现场反响很热烈。”我也为他感到非常自豪。

回味携手同行的这些年，我想到了沈从文先生的一段文字：“我走过许多地方的路，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每一次仰望，都承载着我的守候，无论春去秋来，还是朝朝暮暮……

后来，叔叔回家探亲，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，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，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，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，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，刻入了他的骨子里，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，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，我也踏上军旅路，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，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，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，我这身军装，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，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，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，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柜子里的军装，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军旅荣光，也是父亲梦想的写照。我期待里面珍藏更多军装，期待我们的小家有更多与军营相关的故事发生。

后来，叔叔回家探亲，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，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，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，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，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，刻入了他的骨子里，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，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，我也踏上军旅路，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，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，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，我这身军装，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，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，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，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柜子里的军装，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军旅荣光，也是父亲梦想的写照。我期待里面珍藏更多军装，期待我们的小家有更多与军营相关的故事发生。

柜子里的军装

■李雅帆

今年夏天，丈夫去某基地进行新机理论改装时，带一件飞行文化纪念衫，作为生日礼物，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非常欣喜，打开他的“专属衣柜”，把那件飞行文化纪念衫珍藏起来。

父亲从小就有个当兵梦，却遗憾地没有实现。这个“专属衣柜”里，珍藏有爷爷那件洗得发白、打着补丁的老军装，有叔叔那套65式军装，还有我那套“空军蓝”。

爷爷曾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。对敌人的恨、对战友牺牲的痛、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，成为他教育3个子女最常用的“教材”。在爷爷的言传身教下，父亲从小就有个信念：穿上军装，保家卫国。

边境作战期间，父亲和叔叔提出参军上前线。爷爷思考了很久，最终做出决定：“老大，你高三了，先参加高考。”

就这样，父亲继续学业，叔叔奔赴战场。送叔叔去部队那天，爷爷一再嘱咐：“当兵别怕苦，训练别怕累，打仗别怕死。”

为了弥补我父亲的遗憾，爷爷把自己唯一的一套、经历战争洗礼的老军装送给了他。同时，爷爷把他的青春、热血、信仰也“传”给了我父亲。

后来，叔叔回家探亲，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，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，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，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，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，刻入了他的骨子里，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，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，我也踏上军旅路，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，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，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，我这身军装，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，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，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，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柜子里的军装，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军旅荣光，也是父亲梦想的写照。我期待里面珍藏更多军装，期待我们的小家有更多与军营相关的故事发生。

后来，叔叔回家探亲，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，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，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，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，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，刻入了他的骨子里，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，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，我也踏上军旅路，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，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，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，我这身军装，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，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，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，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柜子里的军装，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军旅荣光，也是父亲梦想的写照。我期待里面珍藏更多军装，期待我们的小家有更多与军营相关的故事发生。

后来，叔叔回家探亲，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，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，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，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，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，刻入了他的骨子里，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，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，我也踏上军旅路，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，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，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，我这身军装，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，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，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，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柜子里的军装，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军旅荣光，也是父亲梦想的写照。我期待里面珍藏更多军装，期待我们的小家有更多与军营相关的故事发生。

后来，叔叔回家探亲，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，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，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，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，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，刻入了他的骨子里，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，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，我也踏上军旅路，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，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，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，我这身军装，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，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，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，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柜子里的军装，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军旅荣光，也是父亲梦想的写照。我期待里面珍藏更多军装，期待我们的小家有更多与军营相关的故事发生。

后来，叔叔回家探亲，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，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，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，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，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，刻入了他的骨子里，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，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，我也踏上军旅路，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，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，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，我这身军装，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，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，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，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柜子里的军装，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军旅荣光，也是父亲梦想的写照。我期待里面珍藏更多军装，期待我们的小家有更多与军营相关的故事发生。

后来，叔叔回家探亲，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，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，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，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，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，刻入了他的骨子里，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，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，我也踏上军旅路，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，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，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，我这身军装，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，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，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，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柜子里的军装，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军旅荣光，也是父亲梦想的写照。我期待里面珍藏更多军装，期待我们的小家有更多与军营相关的故事发生。

后来，叔叔回家探亲，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，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，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，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，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，刻入了他的骨子里，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，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，我也踏上军旅路，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，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，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，我这身军装，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，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，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，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柜子里的军装，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军旅荣光，也是父亲梦想的写照。我期待里面珍藏更多军装，期待我们的小家有更多与军营相关的故事发生。

后来，叔叔回家探亲，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，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，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，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，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，刻入了他的骨子里，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，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，我也踏上军旅路，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，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，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，我这身军装，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仰望·守候

■曲笛

弃了稳定的工作，追随文波的脚步一路南下。后来，我特招入伍成为一名军人。

我最初的工作有一部分包括新闻宣传。有时，我在跑道一端架起镜头拍摄，想到文波的日常训练也是这样，觉得每一架飞机都无比亲切。

文波是我的爱人，也是带我熟悉飞行的“老师”。今年初，我尝试转型新闻宣传工作。一开始，我不懂飞行，看不出门道，很难写好稿。万事开头难，能力不足就靠学习积累。文波叮嘱我，遇到飞

行训练的专业知识，有不懂的就问他。

遇到疑问，趁文波有空，我就打座机请教。每次挂电话，我会说声“谢谢”，引来同事调侃：“跟自己的爱人也要这么客气吗？”我说：“当然了，跟‘老师’请教当然要礼貌。”

我做过文波的“学生”，也当过文波的“老师”。一次，文波受邀到上级机关授课，这让他犯了愁。平时给飞行员讲“专业”，他总能侃侃而谈，可现在换了授课对象，他一时不知从何讲起，于是

向我求助。

“如果你把飞行理论直接搬上讲台，那么大家一定觉得晦涩难懂。要形象生动、由浅入深地讲，效果才好。比如讲飞机性能，可以和其他机型比一比；讲战术战法，用著名战争或者实战演习做案例……”那几天，一有时间我就陪文波反复打磨授课稿。

授课结束，文波的一位“听众”特地给我打来电话：“文波的授课非常精彩，现场反响很热烈。”我也为他感到非常自豪。

回味携手同行的这些年，我想到了沈从文先生的一段文字：“我走过许多地方的路，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每一次仰望，都承载着我的守候，无论春去秋来，还是朝朝暮暮……

后来，叔叔回家探亲，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，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，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，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，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，刻入了他的骨子里，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，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，我也踏上军旅路，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，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，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，我这身军装，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，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，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，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柜子里的军装，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军旅荣光，也是父亲梦想的写照。我期待里面珍藏更多军装，期待我们的小家有更多与军营相关的故事发生。

后来，叔叔回家探亲，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，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，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，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，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，刻入了他的骨子里，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，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，我也踏上军旅路，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，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，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，我这身军装，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，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，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，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柜子里的军装，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军旅荣光，也是父亲梦想的写照。我期待里面珍藏更多军装，期待我们的小家有更多与军营相关的故事发生。

后来，叔叔回家探亲，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，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，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，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，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，刻入了他的骨子里，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，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，我也踏上军旅路，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，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，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，我这身军装，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，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，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，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柜子里的军装，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军旅荣光，也是父亲梦想的写照。我期待里面珍藏更多军装，期待我们的小家有更多与军营相关的故事发生。

后来，叔叔回家探亲，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，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，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，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，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，刻入了他的骨子里，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，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，我也踏上军旅路，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，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，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，我这身军装，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，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，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，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柜子里的军装，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军旅荣光，也是父亲梦想的写照。我期待里面珍藏更多军装，期待我们的小家有更多与军营相关的故事发生。

美丽军嫂

上大学时，我就曾报名参军，但因体检没有通过未能如愿。中文专业研究生毕业后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某刊物的军事栏目当记者。当时，我们有个专栏叫“基层采风”，记者可以去基层部队采访故事。

有一次，我独自前往某岛上采访。一位宣传干事告诉我，你可以逃离机关近点、条件好点的连队去采访。我笑着说：“要去就去最远的连队，战士们常年驻守在那里都不怕艰苦，我又怕什么呢？”那次，我选择了最偏僻的一座小岛，坐四五个小时轮渡才能抵达。一上船，工作人员就给每个乘客发了2个塑料袋。随着船渐渐开进远海，船舱里的乘客纷纷开始呕吐，我的胃里也翻江倒海，满脑子想的都是上船前宣传干事对我说的话：官兵家属每个月上岛，基本都是“吐干净来，吐干净走”，遇上大风大浪，就更遭罪了。可家属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渡轮，因为海的另一边，有她们的丈夫。那一刻，我对海岛军嫂的执着和奉献，有了更深切的体会。

那次采访，我跟随战士们的脚步，走遍了海岛的角角落落，搜集了许多感人故事。回来后，我写的长篇通讯反响很好，被许多媒体转载。直到现在，我还忘不了那座海岛上清新的海风、官兵热情的笑脸。每次回望这段经历，我的嘴角还是会泛起笑意。

2014年，我回到家乡成了一名电视记者。在家乡电视台，每个同事都是“多面手”，编辑、拍摄、写稿样样精通。习惯了传统媒体的我，一时转变有些困难。但我知道，只要有颗肯学习的心，没有什么学不会的。慢慢地，我也可以独当一面了。

2016年的一个下午，领导把一份道德模范事迹材料放到我的桌上：“你熟悉部队，这个片子交给你吧。”

单位同事都知道，我是个有军营情结的姑娘，这方面的选题总是第一个想到我。我自然乐此不疲。没想到，正是这次采访，让我认识了我的丈夫陈旭。

那次报道的主人公，是个在基层连队奉献了30年的老班长。老班长18岁当兵，从修车到烧锅炉样样精通，是个“老黄牛”一样的人物。陈旭当时是老班长所在部队的宣传干事。初次见面，陈旭的温和礼貌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。可是，老班长却让我犯了愁：他非常朴实，工作勤勤恳恳，但不善言辞，面对镜头紧张得甚至无法正常交流都不会了。报道时间紧迫，怎么办？我和陈旭商量后，敲定了一个拍摄方案：用拍摄纪录片的方式完成，老班长干什么，我们就拍什么，真实记录老班长忙碌的一天。就这样，从锅炉房到修车场，干起活来的老班长忘记了紧张。最终，我和陈旭顺利完成了采访和拍摄。

老班长的故事播出后，感动了很多。9个月后，我和陈旭在战友们的帮

助下，举办了一场兵味十足的婚礼。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老班长当爱情的见证人。事后，大家都津津乐道：“这真是工作爱情双丰收，千里姻缘一线牵啊！”

成为军嫂后，我的创作热情更高了。陈旭和战友们也非常支持我，常常给我分享军营趣事，让我写成一篇篇故事。2019年，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——一位拥军妈妈想给女儿找个“军人女婿”，去部队食堂当社聘服务员经历，被我写成文章发表在《解放军报》上。作品发表后，很快被其他媒体转载。大家都说，老百姓的拥军热情非常高涨，这是真正的正能量。

婚后，陈旭从宣传干事调整为基层主管。他训练新兵时，组织教育必不可少。为了帮助战士们更好地进行理论学习，我和陈旭经过探讨，决定发挥自己的优势，利用业余时间走进连队，为战士们上教育课。那些我采访过的老兵事迹，成了课堂上的生动素材。大家都开玩笑地叫我“编外指导员”。

2年前，陈旭转业到地方。随着身份的转变，他开始关注退役军人群体。我发现，原来身边有那么多人都有过当兵经历；有许多退役军人也非常优秀。他们中有扎根基层默默奉献、带领村民致富的“兵支书”；有带领企业走出国门、走向世界的民营企业家；还有身残志坚、自强不息的伤残军人养殖专业户……我慢慢走近他们，被他们的故事感动着。

一路走来，从学生、记者到军嫂，我发现军人不仅仅是一个身份，更是一种信仰；军装，不仅仅穿在身上，更是穿在心里。只要心中葆有那份对军营的火热，我们与官兵的情感联系一定会越来越深。

后来，叔叔回家探亲，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，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，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，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，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，刻入了他的骨子里，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，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，我也踏上军旅路，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，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，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，我这身军装，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，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，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，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柜子里的军装，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军旅荣光，也是父亲梦想的写照。我期待里面珍藏更多军装，期待我们的小家有更多与军营相关的故事发生。

后来，叔叔回家探亲，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，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，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，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，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，刻入了他的骨子里，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，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，我也踏上军旅路，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，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空军蓝”，他渐渐红了眼眶。我知道，我这身军装，也穿在了他的心上。

“你驾战机飞行时，别忘了下面有个抬头望着你的小老头。”生日那天，父亲收好飞行文化纪念衫，激动地对我丈夫说。

柜子里的军装，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军旅荣光，也是父亲梦想的写照。我期待里面珍藏更多军装，期待我们的小家有更多与军营相关的故事发生。

后来，叔叔回家探亲，又将一套65式军装送给了我父亲。父亲立即动手做了一个“衣柜”，小心翼翼将两套军装珍藏起来。

此后，父亲还参加了空军部队的招飞考试，未能通过选拔。尽管他没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军装，但几十年来一直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那份信仰与忠诚、责任和担当，刻入了他的骨子里，也播撒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我长大后，嫁给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后来，我也踏上军旅路，成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员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初次见我穿军装时，围着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还忍不住拍手称赞……轻抚着我的“